

杜詩抄 卷之三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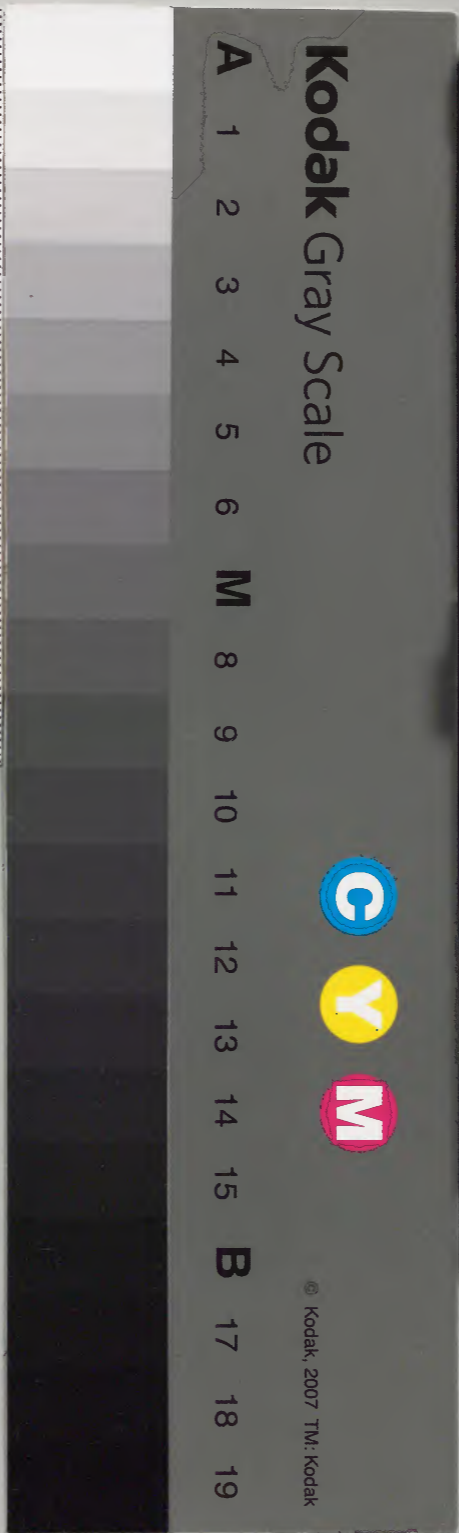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三	八	一	五
九	八	函	號
一	三	架	冊

內閣文庫			
三	三	漢	
二	八	書	
函	一		
一	六		
七	五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815
冊數	16( 15 )
函號	312 190

共十六



詩經

非

杜詩鈔述註卷十三

淺草文庫

蒲林兆珂孟鳴父慕述

七言律詩

人日

此目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尊前栢葉休隨  
酒勝裏金花巧耐寒佩劍衝星聊暫拔匣琴流水自  
須彈早春重引江湖興直道無憂行路難  
四民月令元日進椒栢酒飲以年少者為先歲時

杜詩鈔述註

卷十三

一

本言金史言 卷十三  
記人日剪綵爲花勝以相遺或縷金薄爲人勝取  
改舊從新之義晉書斗牛之間有紫氣雷煥曰寶  
劍之精上徹於天伯牙鼓琴志在流水子期曰洋  
洋乎若江河琴劍裝具也暫拔自彈只是携此二  
物以隨行不必如諸註謂稍振豪氣不求人知也  
觀下江湖引興只重在去江湖耳江湖指荆南行  
路難公嘗以行路爲難而此云直道而行無往不  
可也大曆元年公決意去夔而作

小寒食舟中作

佳辰強飲食猶寒隱几蕭條戴鶻冠春水船如天上  
坐老年花似霧中看娟娟戲蝶過閑幔片片輕鷗下  
急湍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

大曆五年公復在潭率舟居小寒食如小至之類  
謂前一日也鶻冠隱士之冠也古有隱士號鶻冠  
子張歎至秦嘆曰老年看花眼眩如隔霧縠誰於  
燭下數牛毛也閑幔揚升菴據張文潛松窓錄定

作開幔言幔開而見蝶也鮑明遠詩灞陵望長安  
此詩言舟中本不欲飲以其佳節勉強而飲然猶  
禁火冷食亦不能多飲矣凭几蕭條感在下六句  
舟居無所依泊年老目覺漸昏羨蝶鷗之自適無  
非所以感其蕭條也末嘆長安之遠感雲山而生  
愁蕭條之甚也

卽事

暮春三月巫峽長晶晶行雲浮日光雷聲忽送千峰

雨花氣渾如百和香黃鶯過水翻迴去燕子銜泥濕  
不妨飛閣卷簾圖畫裏虛無只少對瀟湘

盛弘之荊州記巴東三峽巫峽長晶晶明也陶詩  
晶晶川上平漢武帝時月氏國進百和香古詩博  
山廬中百和香鬱金蘇合與都梁鶯畏濕故飛迴  
濕則土潤故燕不妨也飛閣卽公所居西閣言飛  
狀其高也圖畫裏言乍雨乍晴暖氣薰人鶯燕往  
來凭闌寓目真如圖畫也虛無空濶也此卽峽中

事而有懷荆南其欲出峽之意切矣

暮春

臥病擁塞在峽中瀟湘洞庭虛映空楚天不斷四時  
雨巫峽長吹萬里風沙上草閣柳新暗城邊野池蓮  
欲紅暮春鴛鴦立洲渚挾子翻飛還一叢

擁塞非病也緣病擁塞其身不得南下也峽巫峽  
也瀟湘洞庭俱在荆南公久欲挈家下荆南乃病  
阻峽中則瀟湘洞庭之空闊為虛遠矣夔州為南

楚蜀邛夔山後四時常無晴日稱為漏天巫峽多  
風故曰長吹二句言峽中天氣不佳不可久居也  
柳暗蓮紅物序相催不能使人無感矧彼鴛鴦挾  
子還相依倚而我不能挈家相適臥病鬱塞有如  
此何哉

曲江二首

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  
眼莫厭傷多酒入唇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臥

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

丘豫見庭中花落謂友人曰飛此一片花減却青  
春色不趁行樂復待何時耶翡翠赤翠青俗通謂翠  
鳥為翡翠飛水上食魚西京雜記五柞宮西青梧  
觀栢樹下有石麒麟二枚各刻其脇為文字是秦  
始皇驪山墓上物也江上堂荒故翡翠來巢苑邊  
塚廢故石獸偃臥蓋祿山亂後也公志不行必有  
人尼之者故托傷春發之首四句言及時行樂後

四句則言所以及時行樂之意

其二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處  
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  
款飛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

孫濟權之叔也嗜酒不治產業欠人酒緡人皆笑  
之濟怡然自若謂人曰尋常行坐處欠人酒錢欲  
質此緡袍償之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猶言長短七

十稀古語也深深有翩翩隱見之狀欵欵有上下相乘之狀馬少隣春日詩傳語春光道先歸何處邊上篇言轉盼之間已成陳迹此篇言人非金石姿何碌碌自苦如此我之常醉者以此且穿花點水物皆自適吾何獨不然暫相賞而莫相違蓋亦留春之詞云

曲江對酒

苑外江頭坐不歸水晶宮殿轉霏微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縱飲久拚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吏情更覺滄洲遠老大徒悲未拂衣

苑芙蓉苑也坐不歸無意緒也水晶蓋狀宮殿之清明指宮殿在江頭者言霏微烟霧貌宮殿深杳而落花飛鳥混雜為羣愈無意緒吏情猶言宦况也覺滄洲者動江湖之興也遠者悠長也惟苦宦况之局促故覺江湖興之悠長也拂衣猶言解紱不必引王獻之觀樗蒲事首句見題次句言江頭

宮殿三四言江頭景物五六卽所謂坐不歸者末  
又以不歸之意結之

曲江對雨

城上春雲覆苑牆江亭晚色靜年芳林花着雨胭脂  
落水行牽風翠帶長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謾  
焚香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傍

雲覆苑牆雨斯集矣四時以春為芳靜年芳春事  
歇矣花着雨落行牽風長所謂綠暗紅稀卽靜年

芳之意玄宗置龍武軍肅宗又置左右神武兩軍  
賜名天騎故曰新軍時朝廷多事莫遊曲江只居  
大內故曰深駐輦芙蓉苑連曲江玄宗駕常遊幸  
其中有殿今聖輦既不來遊則芙蓉別殿徒焚香  
望幸也謾徒也開元間於中和節賜百官曲江合  
宴金錢并賜太常樂今俱寂然故曰何時恐難再  
見也曰暫醉欲斯須不可得也前四句對雨之景  
後四句對雨之懷



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

衰年正苦病侵凌  
首夏何須氣鬱蒸  
大水森茫炎海接  
竒峰磗兀火雲升  
思霑道暍黃梅雨  
敢望宮恩玉井冰  
不是尚書期不顧  
山陰野雪興難乘

尚書李之芳也古詩首夏猶清和  
歎蒸鬱凌冥應  
璩書處涼臺而有鬱蒸之氣江賦狀滔天以森茫  
又巨石磗兀以前却淮南子旱雲煙火在道病暑  
曰暍江湘四月有熟梅雨瑯琊有玉井冰厚丈餘

漢明帝九龍殿前玉井綺欄唐制百官賜冰而公  
嘗為左拾遺當與賜冰之列陳遵不顧尚書之期  
王子猷雪夜乘興訪戴安道興難乘言無寒雪不  
能冒暑也必李曾期公而公不能赴耳

早秋苦熱堆案杌仍

七月六日苦炎蒸對食暫食還不能每愁夜中自足  
蝸况乃秋後轉多蠅束帶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來  
相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層冰

蔡琰詩饑當食兮不能飡江文通詩風散松架險  
神異經北方有層冰萬里馬融夏夜直館如坐甑  
中謂同舍曰安得赤脚踏陰山之層冰也首言暫  
餐不能熟其廢食也次承炎熱之外有蝎蠅之衆  
多也三承不能飡之外又有東帶簿書之相仍也  
末則欲避去矣青松架壑與炎熱蝎蠅相反赤脚  
踏冰與東帶簿書相反

秋興八首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  
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  
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玉露秋露李密詩金風蕩佳節玉露凋晚林蕭森  
清肅貌張景陽詩荒楚鬱蕭森江謂巫峽塞謂巫  
山兼天湧接地陰俱言氣之蕭森也兩開謂經兩  
秋開也公去秋至夔故云故園心即下所思白帝  
城在夔州公孫述自稱白帝據蜀時所築郭泰機

詩良工秉刀尺時公艤舟以俟出峽當秋有感言  
露凋楓林秋既深矣波浪蹴天風雲匝地甚矣氣  
之蕭森也久客於此見藜菊兩開仍垂感時之淚  
孤舟一繫惟切故園之心形雖留而神則往也况  
備衣禦寒處處皆急而白帝城邊有猶然者旅客  
無衣其能無感前四句景中含情後四句情中寓  
景

其二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二聲  
淚奉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遠伏枕山樓粉堞隱  
悲茄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每依瞻依之依也長安上直北斗故曰北斗宜都  
山川記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沾衣張華  
博物志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槎來不失期遂  
齎糧乘之而到天河宗懔荆楚歲時記張騫乘槎  
至天河得織女支機石按騫本傳奉使西域窮河

源無乘槎之說省中以粉画之謂之画省漢官儀  
尚書郎入直給女侍史二人執香爐以從公嘗為  
尚書員外郎也山樓夔州城也城上女墻飾以堊  
土故曰粉堊胡人捲葉吹之以為笳北山移文秋  
桂遣風春蘿罷月此承上篇末句有感於夔之暮  
景也以落日起興聽猿應首句夔府而言奉使應  
次句京華而言古傳猿鳴三聲下淚今我則實下  
矣古傳奉使八月乘槎今我則虛隨矣画省句又

以京華言山樓句又以夔府言蓋聽猿悲笳皆落  
日時景也結聯請看已映四字當玩蓋以月應落  
日而言謂方日落而遽月出纔臨石上而已映洲  
前光陰迅速如此人生幾何豈堪久客羈旅耶

其三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汎  
汎清秋燕子故飛飛庄衡抗䟽功名薄劉向傳經心  
事遠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靜朝暉秋氣清也江樓謂西閣翠微山青縹色再  
宿曰信詩汎汎揚舟漢書庄衡元帝時上䟽言日  
蝕地震之變公爲拾遺論房瑄忤旨失官劉向宣  
帝時初立穀梁春秋向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  
五陵謂長陵霸陵陽陵茂陵杜陵皆豪貴所居劉  
嵩謂兒童曰若曹不見我同學少年皆衣錦食肉  
若等不力學復何爲終身之計耶此又及夔之朝  
景也乘朝景之清日坐江樓見漁舟已越宿猶泛

泛於江上燕字社前當去尚飛飛於山郭皆以清  
秋自適也我嘗抗䟽如庄衡者蓋以功名爲薄耳  
亦欲傳經如劉向其如心與事違何彼同學少年  
雖多貴顯彼自貴顯耳於我何預哉有外之之意  
次聯江樓所見清秋之景後四句日坐江樓之故

其四

聞道長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皆新  
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

書遲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

奕棋一局一勢互有勝負百年自祿山入長安至  
代宗世朱泚亂之吐蕃陷之言其久也直北言夔  
之北隴右關輔之間防河北羣盜并回紇也征西  
言當時西有吐蕃之亂諸道節度使無一人救援  
者朝廷遣使諄諭竟不至羽書徵兵之書也水經  
魚龍以秋日爲夜舊註引秦州魚龍川者非故國  
指長安前三首皆以夔州言此以下遂及長安之

事故以聞道發之三四一聯即似奕棋者五六言  
西北二方兵戈不解此長安所以似奕棋也未見  
秋興故國平居即下四首思蓬萊宮曲江昆明池  
漢波之類皆平居也

其五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  
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  
聖顏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

蓬萊唐時宮名即大明宮受外朝者南山終南山也漢武帝置金露盤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注金莖銅柱也列子周穆王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又漢武外傳七月七日西王母嘗降武帝別殿列僊傳老子西遊紫氣浮函谷關尹望而候之曰應有聖人過果遇老子崔豹古今注商高宗有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故有雉尾扇點音玷見文選東晉詩又陸厥詩復點銅龍

門此下四首皆承上篇末句有所思而言此思故國之宮闕也蓬萊宮面對終南山露盤高在霄漢西則有瑤池王母之降東則有函關紫氣之浮蓋神仙往來地也當天子受朝雉扇影開望之如雲龍顏光動就之如日儼然上帝之高居我昔幾回厠侍朝班今臥滄江徒驚秋至而歲晚矣可復得耶此依依戀闕之情也三四寓言宮闕之勝或謂譏慕神仙與結意矛盾

其六

瞿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烟接素秋  
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  
珠簾綉柱圍黃鵠錦纜牙樁起  
白鷗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瞿塘峽在夔州曲江在長安西方色白故曰素秋  
接素秋謂萬里同一蕭索也花萼樓名明白皇友愛  
兄弟故建此樓芙蓉苑近曲江明皇自南內築夾  
城入芙蓉苑通御氣天子行於夾城中故謂之通

御氣入邊愁謂吐蕃陷京師死廢是邊塞之愁入  
於死中也樓中以珠織簾以繡畫柱皆作黃鵠盤  
旋文故曰圍黃鵠江中以錦絨爲纜以象牙飾樁  
鷗鳥見彩絢驚飛故曰起白鷗秦中古雍州域周  
秦漢隋皆都焉帝王州謂帝王所都以南面聽治  
者非以供逸樂也地殊不改昔勤今佚故禍亂起  
而蕭索可惜耳蓋惜其以歌舞致亂非惜其歌舞  
之廢也此思故國之曲江也



其七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  
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  
粉紅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漢紀註武帝欲征昆明夷其地有滇池乃作池象  
之以習水戰名昆明池西都賦註池左右作牽牛  
織女以象天河西京雜記池刻玉石爲鯨魚每至  
雷雨鯨常鳴吼鬣尾皆動菰米一名雕胡生池中

至秋實如米楊升菴云隋任布古昆明池應制詩  
回眺牽牛渚激賞鏤鯨川便見太平宴樂氣象今  
一變云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讀之  
則荒烟野草之悲見於言外矣西京雜記太液池  
中有雕菰紫稗綠節鳧雛雁子唼喋於其間三輔  
黃圖云宮人泛舟採蓮爲巴人擢歌便見人物遊  
嬉宮沼富貴今一變云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  
房墜粉紅讀之則兵戈亂離之狀具見矣鳥道者

惟鳥可過也漁翁公自謂也此思故國之昆明池也

其八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漢陂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佳人拾翠春相問僊侶同舟晚更移彩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漢書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昆吾山名御宿川名紫閣終南山之別峰也漢陂在

在長安費昶春郊望美人詩芳郊拾翠人相問遺問之問以物相贈也漢書李膺與郭林宗同舟而濟人望之以爲仙晚更移言忘歸也江淹夢人授五色筆自是文藻日進公自况也公有漢陂行及城西陂泛舟等篇此思故國之漢陂也公自長安而遠遊漢陂必道經昆吾御宿而行及至則見峰陰入陂所謂半陂以南純侵山是也物色之麗則有鸚鵡啄餘之香稻鳳皇栖老之梧枝遊人之盛

則有佳人春物之相贈仙客晚棹之忘歸我嘗于  
 此彩筆題詩舉首昂藏直與山水爭奇而凌其氣  
 象今老矣峽中吟望彼處深覺白頭有低垂之苦  
 耳

秋盡

秋盡東行且未迴  
 茆齋寄在少城隈  
 籬邊老却陶潛菊  
 江上徒逢袁紹杯  
 雪嶺獨看西日落  
 劍門猶阻北人來  
 不辭萬里長為客  
 懷抱何時得好開

公自成都再至梓州故云東行茅廬即浣花溪草  
 堂成都有大城西有少城戰國時張儀所築陶潛  
 采菊東籬郡守王弘送酒輒醉飲而歸江錦江也  
 典略云劉松袁紹在河朔為避暑飲雪嶺即雪山  
 在成都西又曰西山地志劍州劍門縣有梁山一  
 名劍山時吐蕃入寇劍門有兵防禦尚未通北人  
 也此詩言別茅廬而東行秋已盡矣暑已退矣東  
 籬菊已空殘而五月嚴公携酒至如袁紹之杯徒

成往事耳西望雪嶺惟見日落北望長安杳無使  
來而我且東行未擬回也飄流萬里苦莫能辭欲  
得好懷之開定知何日蓋傷亂之未已也

九日

重陽獨酌盃中酒抱病起登江上臺竹葉於人既無  
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殊方日落玄猿哭舊國霜前白  
鴈來弟妹蕭條各何在干戈衰謝兩相催

張景陽七命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浮蟻星沸

飛華萍接竹葉酒名荆楚歲時記九日登高飲菊  
花酒筆談北方有白鴈似鴈而小來則霜降且人  
謂之霜信此詩重在弟妹一句九日抱病獨酌登  
高無分縱飲安用菊開乎聞殊方之猿哭又見故  
國之鴈來感念骨肉離散老無見期如此懷抱何  
能縱飲

九日

去年登高鄴縣北今日重在涪江濱苦遭日髮不相

放羞見黃花無數新世亂鬱鬱久爲客路難悠悠長  
傍人酒闌却憶十年事腸斷驪山清路塵

費長房謂桓景曰汝家九日當有厄宜作絳紗囊  
盛茱萸繫臂登高飲菊花酒以避之後人沿此爲  
節日以取樂鄆縣屬梓州傍郭之縣也涪江出巴  
縣東南合射江驪山在臨潼縣卽明皇清華宮所  
在天寶間每十月駕臨幸清路塵謂天子出幸則  
兩師灑道風伯清塵叙出幸時事也此在梓州兩

經重九因言人漸加老黃花又新故以悲爲羞然  
而兩年客此者實因世亂道梗之故飲罷而思長  
安昔年扈蹕之地不覺傷懷所以鬱鬱也

九日藍田崔氏莊

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髮還吹  
帽笑倩傍人爲正冠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  
峰寒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

宋玉九辨悲哉秋之爲氣也列子孔子見榮啓期

鼓琴而歌曰善乎能自寬也晉桓溫鎮荊州孟嘉  
 為參軍九日從宴龍山風吹嘉帽落溫命孫盛為  
 文朝之嘉請締作答舉止自若三秦記藍田有洲  
 其水北流合谿谷之水為藍水藍田山出玉因名  
 玉山兩峰指泰山華山也阮瞻元日會親友曰人  
 生如風中燭樽酒何必拒其滿不知明年此日再  
 開此會誰是強健西京雜記漢武帝宮人賈佩九  
 日佩茱萸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此詩首言已本

悲秋而為崔盡興歡飲也三四羞吹短髮若傷老  
 矣笑倩正冠却興來雅致也五六盛稱崔氏莊山  
 水所以動興也未聯上句結老去悲秋下句結興  
 來盡懽

登高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  
 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  
 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宋玉九辨天高而氣清潘安仁賦勁風淒急江賦  
尋之無邊楚詞洞庭波兮木葉下又風颭颭兮木  
蕭蕭嵇康嘗酒一杯潦倒麓踈此詩首四句寫巫  
峽景物皆登高所見者落木蕭蕭寫其聲也與風  
急天高句應長江滾滾寫其勢也與渚清沙白句  
應第六句方言登高宋玉悲秋馬卿多病公自况  
也羅景綸云萬里地之遠也秋時之慘悽也作客  
羈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齒暮也多病衰疾也

臺高迥處也獨登臺無親朋也十四字之間含八  
意而對偶又精確

十二月一日三首

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一聲何處送書  
鴈百丈誰家上瀨船未將梅蕊驚愁眼更取椒花媚  
遠天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幾時朝日邊

臘者接也新故相接又歲終祭神之名雲安縣即  
今夔州府雲陽縣送書雁用蘇武事古離別曲百

丈牽船上水遲鍾會呼挽船索為百丈今舟人皆  
呼之養生慕婁云臘夜令人持椒卧并旁無與人  
言內椒井中除瘟病明光殿名漢王商借明光殿  
起草作制誥公嘗為左拾遺起草于此故追言之  
肺病公有消渴疾晉明帝云聞人自長安來不聞  
自日邊來故後人以日邊為帝都此詩言纜入臘  
而春意即動則雲安之江為可憐矣何哉為有送  
書之鴈上瀨之船第不知鴈自何處我則無鄉信

其二

船是誰家我則不能歸適動傷感耳春意雖動梅  
特含蕊且未將來破我之愁眼惟酒可遣懷故另  
取之以自娛於遠方也因憶昔日在朝文采自負  
而嘆今之衰病何時趨朝而釋此愁哉

寒輕市上山烟碧日滿樓前江霧黃負鹽出井此溪  
女打鼓發船何郡郎新亭舉目風景切茂陵著書消  
渴長春花不愁不爛熳楚客惟聽棹相將



承上篇作前四句亦雲安縣前景也春動氣蒸故  
烟碧霧黃夔州府奉節大昌二縣有鹽井其俗以  
女當門戶多販鹽自給何郡郎謂商賈也晉周顛  
避亂宴飲新亭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  
司馬相如家茂陵善著書有消渴病公留峽中不  
還長安若周顛公臥病峽中若相如故以二事自  
喻第七句言光陰易過也夔州爲南楚故公自謂  
楚客將送也時公猷在雲安舟中明春果移居夔

州郭

其二

即看燕子入山扉豈有黃鸝歷翠微短短桃花臨水  
岸輕輕柳絮點人衣春來準擬開懷久老去親知見  
面稀他日一杯難強進重嗟筋力故山違

即看易至也豈有豈不有也張麗華遊園有柳絮  
點衣謂後主何能點人衣主曰輕薄物試卿意也  
燕鶯花柳四句預言春來之景所謂不愁不爛熳

者見面稀在故山也一杯獨酌也四句言我久擬  
春來對燕鶯花柳開此懷抱但老客殊方親知離  
索他日春來雖有杯酒亦難強獨醉徒增衰朽離  
鄉之歎耳

小至

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刺繡五紋添弱  
線吹葭六琯動浮灰岸容待臘將舒柳山意衝寒欲  
放梅雲物不殊鄉國異教兒且覆掌中杯

唐雜錄宮中以女工揆日之長短冬至後日晷漸  
長比常日增一線之工葭蘆也琯以玉爲之凡十  
有二六琯者舉律以該呂也漢書以葭莩灰實律  
管候至則灰飛舒柳放梅春又將至也左僖公四  
年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以志休咎此在蜀遇至  
無聊而賦此首言光陰易於代謝次言節至而春  
來之景如此因感物華而嘆鄉國之異且欲盡飲  
以遣久客之懷耳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

去歲茲辰捧御床五更三點入鵷行欲知趨走傷心地正想氤氳滿眼香無路從容陪語笑有時顛倒着衣裳何人錯憶窮愁日愁日愁隨一線長

鵷行鵷鷺行也在朝縉紳之列詩東方未明顛倒衣裳虞卿非窮困不能著書何人指舊閣老兩院故人此詩首二句追言為拾遺之榮中四句言今為掾吏之勞末以至日之事言其愁也錯憶只是

相憶曰錯者婉詞也

其二

憶昨逍遙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龍顏麒麟不動爐烟上孔雀徐開扇影還玉几由來天北極朱衣只在殿中間孤城此日堪腸斷愁對寒雲白滿山

漢武時月氏進七寶麒麟爐百和香續絃膠孝明時南蠻進白孔雀尾扇書成王憑玉几唐儀衛志朝日殿上設黼扆躡席香案御史大夫領屬官至

殿西廡從官朱衣傳呼促百官就班孤城華州城  
公言舊與朝班為近侍之臣而薰爐羽扇親目所  
見今則官居踈遠玉几猶昨而欲近侍不得朱衣  
固在而欲與朝班不得孤城所對寒雲滿山白耳  
腸不堪斷乎詩說雋末云王性之嘗見唐本杜詩  
愁對寒雲雪滿山乃白滿山

冬至

年年至日長為客易忽窮愁況殺人江上形容吾獨  
老天涯風俗自相親杖藜雪後臨丹壑鳴玉朝來散  
紫宸心折此時無一寸路迷何處是三秦

屈原放於澤畔形容枯槁陸士龍詩歡舊難假合  
風土豈虛親西征賦飛翠綏拖鳴玉以出入禁門  
者衆矣紫宸殿名別賦使人意奮神駭心折骨驚  
漢書項羽三分關中王秦三降將故謂三秦此詩  
以久在夔作首兩句為綱第二句承上句起下六  
句皆窮愁也

至後

冬至至後日初長遠在劍南思洛陽青袍白馬有何  
意金谷銅駝非故鄉梅花欲開不自覺棣萼一別永  
相望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咏轉淒涼

冬至前一日為小至後一日為至後也月今日短

至西征記金谷谷也地有金水自太白源南流經  
此谷注穀水洛陽記銅駝在宮之南街東西相向  
高九尺謂之銅駝街非故鄉豈非故鄉也不自覺

不覺歲月易遷也庾子山云本託詩遣興詩成反  
使旅思淒涼

臘日

臘日常年煖尚遙今年臘日凍全消侵凌雪色還萱  
草漏洩春光有柳條縱酒欲謀良夜醉還家初散紫  
宸朝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鬕下九霄

魏以大寒後辰日為臘雪尚在故管曰侵凌春未  
來故柳曰漏洩唐制臘日宣賜口脂面藥翠管銀

木言金述言 卷十三  
三  
矍其所盛之器

書夢

二月饒睡昏昏然不獨夜短晝分眠桃花氣暖眼自  
醉春渚日落夢相牽故鄉門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豺  
虎邊安得務農息戰鬪普天無吏橫索錢

呂安行鏡湖岸上桃花爛熳謂王恂曰醺得眼醉  
江總詩惱得未歸客桃花醺眼醉二月晝夜相半  
時也晝夢非夜短昏昏饒睡蓋桃花氣暖眼自醉

而夢相牽耳夢牽何處故鄉則在荆棘之底中原  
則在豺虎之邊蓋夢生於所因醒而繹之其窮兵  
暴斂之未已乎何時務農息戰吏無橫征則中原  
可復故鄉可返而夢魂清矣

夜

露下天高秋水清空山獨夜旅魂驚踈鐙自照孤帆  
宿新月猶懸雙杵鳴南菊再逢人臥病北書不至鴈  
無情步擔倚杖看牛斗銀漢遙應接鳳城

江淹別賦露下地而文騰宋玉九辨沈寥兮天高而  
氣清宋慶兮收潦而水清王仲宣詩獨夜不能寐  
李陵詩雙杵聲未斷新月懸東陽范彥龍詩寄書  
雲間雁爲我西北飛時公寓夔州西閣而作首句  
夜之景也次句夜之情也孤帆應秋水而言雙杵  
應空山而言南菊再逢夔州在南方公去秋至夔  
今經兩秋矣北書故鄉音信也雁書用蘇武事歸  
咎於雁意亦至矣牛斗二星在銀漢邊銀漢之長

竟天遠望若與鳳城接連者鳳城長安城名公故  
鄉也楊升菴云步檐舊作步蟾非前聯有新月字  
又云步蟾復矣古簷字作檐又作欄楚詞曲屋步  
欄相如上林賦步欄周流梁陸倕詩步簷時中宿  
沈氏滿願詩步簷隨新月注長砌也李善作長廊  
江雨有懷鄭典設

春雨閣閣塞峽中早晚來自楚王宮亂波分披已打  
岸弱雲狼藉不禁風寵光蕙葉與多碧點注桃花舒

小紅谷口子真正憶汝岸高濼滑限西東

楚王宮在巫山神女朝行雲暮行雨也孔雀賦天  
雨之施惠於蕙葉蕙葉與碧桃花舒紅皆雨所滋  
可悅自典設所居言也鄭子真居谷口耕于岩石  
之下名震京師漢成帝朝王鳳以禮聘之不屈而  
終近古逸民也引以此鄭典設夔有澗水橫通山  
谷間謂之濼居人分左右謂之濼東濼西時公自  
赤甲遷居濼西典設必居濼東也

雨不絕

鳴雨既過漸細微映空搖颺如絲飛堦前短草泥不  
亂院裏長條風乍稀舞石旋應將孔子行雲莫自濕  
仙衣眼前江舸何匆促未得安流逆浪歸

古詩密雨如散絲湘川記零陵有石燕雨則飛如  
燕止則為石大而有聲曰鳴雨既過漸細如絲殆  
欲絕矣短草泥淨長條風稀乍可晴矣然石燕引  
子盤旋而舞雨又欲至而不絕如此無論人間苦



其沾濕雖行雲神女得無自濕仙衣乎何可已而  
不已也但見眼前江舸不待安流匆促逆浪而歸  
其冒險如此

白帝

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峽雷霆  
鬪古木蒼藤日月昏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  
家存哀哀寡婦誅求盡慟哭秋原何處村

出門趙氏以為無義改作若屯然白帝城在高山  
頂故李白有白帝綵雲間之句則雲自門出亦通  
雷霆鬪江為峽所束故波聲激烈也書歸馬于華  
山之陽言息兵也前四句賦峽中雲雨以興時未  
清明後四句傷蜀兵未解生民凋弊也

返照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返照入江翻石  
壁歸雲擁樹失山村衰年病肺惟高枕絕塞愁時早  
閉門不可久留豺虎亂南方實有未招魂

楚王宮白帝城俱在夔州宮北背日故易昏城西  
向日故有返照石壁倒影入江故波光翻動樹木  
爲歸雲所蔽故不見山村喻世道暫明而復暗也  
豺虎指逆節軍也燕寧與子書晉地豺虎正亂不  
可久留速鞭馬來關中甚佳未招魂公自喻也屈  
原見逐弟子宋玉恐其形神離散故作招魂其詞  
有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

望嶽

西嶽峻嶒竦處尊諸峰羅立似兒孫安得仙人九節  
杖拄到玉女洗頭盆車箱入谷無歸路箭括通天有  
一門稍待秋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真源

公在華州西望華嶽作列仙傳王烈曾受赤城老  
人九節蒼藤竹拄杖行地馬不能追三峰記華山  
雲臺上有石盆可容水數斛明瑩如玉俗呼爲玉  
女洗頭盆寰宇記華陰縣有車箱谷深不可測華  
山記山中西南入谷口至天井天井纔容人上可

長六丈餘出井望空視明如在室窺牖華山記箭  
栝峰上有穴纔見天攀緣自穴中而上有至絕頂  
者白帝西方之帝也梁孝儀和昭明詩降道訪真  
源

黃草峽

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秦中驛使無消  
息蜀道兵戈有是非萬里秋風吹錦水誰家別淚濕  
羅衣莫愁劔閣終堪據聞道松州已被圍

黃草峽在涪州赤甲山在夔州船不歸行人稀水  
陸道梗崔旰亂蜀時也秦中長安也有是非言自  
黃草至赤甲相去千里消息無真傳也錦水錦江  
水也言誰家者謂錦水無家不被亂離之苦多而  
莫能指也王洎聞砧詩空閨少婦聽別淚滿羅衣  
姜維曰劔閣堪據寔蜀險要之處梁元帝解松州  
之圍莫謂劔閣之險終堪竊據雖松州在劔閣之  
之內已有圍之者矣是險不足恃在德而已又以

戒當時在蜀之叛者

灩澦

灩澦既沒孤根深西來水多愁太陰江天漠漠鳥雙  
去風雨時時龍一唵舟人漁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淚  
滿襟寄語舟航惡年少休翻鹽井橫黃金

寰宇記灩澦堆冬來出水二十餘丈夏水漲半沒  
土人云灩澦如象瞿塘莫上灩澦如馬瞿塘莫下  
以此為水候江發源岷山故曰西來太陰水神也

言水漲而水神亦為之愁也一說久雨曰太陰鳥  
雙去龍一吟言峽遭水險惟鳥可飛去惟龍可吟  
嘯耳歌回首久習而顧瞻其險也淚滿襟乍見而  
驚悲其險也惡少無賴子弟鬻鹽人也翻傾盡也  
橫不由其道貪厚利也

白帝城最高樓

城尖徑曷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峽坼雲霾龍虎  
睡江清日抱鼉鼉遊扶桑西枝封斷石弱水東影隨

長流杖藜嘆世者誰子泣血迸空回白頭

白帝城在夔州城尖徑曷雖無情之旌旆亦愁甚  
言其高且險也加以樓則益尚矣縹緲高遠貌雲  
霾龍虎言深之至日抱鼃鼃言清之至弱水在吐  
谷潭不能負一羽扶桑在極東故曰西枝弱水在  
極西故曰東影斷石沿峽皆禹鑿者長流江流也  
嘆世公自謂也此詩蓋嘆公孫述輩恃險僭偽而  
作且以警當世之不臣者

江陵節度使陽城郡王新樓成王請嚴侍御判

官賦七字句同作

樓上炎天冰雪生高飛燕雀賀新成碧牕宿霧濛濛  
濕朱拱浮雲細細輕杖鉞褰帷瞻具美投壺散帙有  
餘清自公多暇延叅佐江漢風流萬古情

陽城郡王即衛尚書伯玉也代宗幸陝拜荆南節  
度使淮南子大厦成而燕雀相賀晉羊球西樓賦  
画棟浮細細之輕雲朱拱濕濛濛之飛雨司馬法

左杖黃鉞漢宗資為中郎將杖鉞督兵賈琮為冀  
 州刺史舊典傳車駮駕惟裳迎於州界及琮  
 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其  
 反弄春之祭尊為將

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娛樂雅歌投壺雖在軍旅  
 不忘俎豆此公初至江陵依衛伯玉承其請賦之  
 意故盛稱其美前四句美其樓後四句美其人杖  
 鉞塞帷已瞻具美猶屬武事而又有壺矢圖書則

有餘清見其不專耀武兼尚文事也又於公餘延  
 賞參佐則一時風流足起萬古人情想慕矣

又作此奉衛王

西北樓成雄楚都遠開山嶽散江湖二儀清濁還高  
 下三伏炎蒸定有無推轂幾年惟鎮靜曳裾終日盛  
 文儒白頭受簡焉能賦愧似相如為大夫

雄雄之也言雄拔乎楚都也山嶽衡山及廬山也  
 江湖岷江洞庭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謂天地也

天清而地濁三伏夏至後三庚爲初伏第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末伏漢馮唐傳古者命將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鄒陽傳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謝惠連雪賦襄王遊於兔園授簡於司馬大夫曰爲寡人賦之漢藝文志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此廣前詩之意而言西北樓成實雄拔乎楚都故登之以望遠但見衡廬高出於雲外岷江洞庭散流於地中俯仰之時

天高地下樓乃中立其間其雄拔如此則三伏之炎熱可知其必無猶文選所謂此焉清暑也且謂王之專制惟以鎮靜而不生邊釁終日與居者多文學之士公亦常與其間遂自以受簡不如相如爲媿也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

高棟層軒已自涼秋風此日灑衣裳翛然欲下陰山雪不去非無漢署香絕壁過雲開錦繡踈松隔水奏

笙簧看君宜着王喬履真賜還疑出尚方

公自註終明府功曹也兼攝奉節令故有此語佇  
觀奏卽真也春秋緯書高棟深宇齊王儉詩念別  
開層軒范彥龍詩寒沙四面平飛雪千里驚風斷  
陰山樹霧失交河城陰山在匈奴中地寒四時積  
雪漢制尚書郎四人口含雞舌香以奏事公為工  
部員外郎而留滯於蜀故言不去者非無漢署之  
香只為愛此樓也石壁赤色雨溜斑駁雲過而日

光映之故如開錦繡松樹近水有風故其聲可聽  
後漢王喬為葉令每月朔詣臺朝臨至輒有雙鳧  
飛來舉網張之但一雙履詔尚方診視卽四年前  
所賜官屬履也仙人好樓居故引王喬履事為况  
真賜謂卽真也漢表尚方主作禁器物

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  
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



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爲梁甫吟

濯錦江玉壘山並蜀地寇盜謂吐蕃也去冬陷京  
師及松維保三州諸葛孔明有梁父吟步出齊城  
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  
家墓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里一朝  
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相國齊晏子言  
花近高樓而反傷心者蓋以萬方多難而我獨登  
臨耳因嘆風景不殊而興廢頓異旣乃以華夏之

統自有常尊則蠻夷豈可輕犯之者故嘆後主爲  
亡國之君尚猶祠廟蓋由孔明有在復之心故也  
因指當時更無孔明之才是以日暮爲梁父吟以  
哀孔明耳

閣夜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  
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野哭千家聞戰伐夷譟幾處起  
漁樵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

催短景則夜長霜雪霽故寒甚旅中可傷也禰衡  
搥漁陽摻其聲悲壯三峽謂巫峽明月峽廣澤峽  
也漢武故事星辰動搖東方朔謂民勞之應一說  
史記天官書天一槍楛矛盾動搖角大兵起公蓋  
暗用遷語乃有用兵之意哭非其所曰野哭言干  
家則死於鋒鏑者多矣夷歌者五溪種類雜處夔  
中歌乃蠻腔也言幾處則民之聊生者寡矣世變  
可傷也夔州城外有武侯廟臥龍謂孔明城中有

白帝祠蜀都賦公孫躍馬而稱帝謂公孫述諸葛  
之忠公孫之逆同歸於盡則人事音書亦任其寂  
寥而已何必憂傷哉前四句閣夜之景後四句則  
寫其情也

野望

金華山北涪水西仲冬風日始淒淒山連越雋蟠三  
蜀水散巴渝下五谿獨鶴不知何事舞飢鳥似欲向  
人啼射洪春酒寒仍綠日極傷神誰爲携

金華山涪水並屬梓州射洪縣唐雋州屬越雋郡  
有越水雋水秦置蜀郡漢高祖置廣漢郡武帝分  
置犍爲郡人謂之三蜀巴渝二州以水名此公在  
梓州射洪感寓而作言我於金華之北涪水之西  
一望其地仲冬風日始有寒意而山川蟠結實爲  
蠻夷荒裔之鄉我遠客於此已自傷神今天寒矣  
獨鶴何事而舞固可怪也饑鳥啼欲向人亦可悲  
也山水與時物望中皆可傷神射洪之酒誰爲携  
之以解我懷耶蓋因野望傷神思醉酒以自釋也

野望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海內風塵諸弟  
隔天涯涕淚一身遙唯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  
聖朝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

西山即雪山在成都西唐維州其地有三城戍守  
吐蕃見高適傳舊本作三奇唐地理志彭州導江  
縣有三奇戍韋臯傳遣大將陳洎等出三奇西南

萬里橋在浣花溪南故曰南浦公草堂在焉前六  
 句先述其意末二句始見題三六應首句四五應  
 次句言三城戍守方嚴而我流落甚遠是以諸弟  
 隔絕於風塵一身感傷於留滯遂嘆老病無能苟  
 延歲月雖通籍聖朝畧無報答目擊時艱徒不能  
 為情而已然則公之涕淚豈以一身羈旅之故哉

杜詩鈔述註卷十三終

杜詩鈔述註卷十四

青林兆珂孟鳴父纂述

七言律詩

滕王亭子

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脩竹  
 裏仙家犬吠白雲間清江碧石傷心麗嫩蕊濃花滿  
 目班人到于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

亭在玉臺觀內滕王元嬰任閬州刺史時建閬州

古巴子國故山亦謂之巴山即玉臺山丹梯磴道也謝玄暉詩要欲追奇趣即此凌丹梯漢枚乘梁孝王兔園賦脩竹檀欒夾池水漢淮南王劉安好道道成與八公仙去餘藥雞犬啖食之盡得升天雞鳴天上犬吠雲間楊升菴云脩竹用梁孝王事犬吠用淮南王事人皆知之余獨怪脩竹本無鶯啼後見孫綽蘭亭詩鶯語吟脩竹乃知老杜用此出牧謂王爲刺史也來遊公於廣德二年春又自

梓州往閬州來遊此亭也

題鄭縣亭子

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憑高發興新雲斷岳蓮臨大路天晴宮柳暗長春巢邊野雀羣欺燕花底山蜂遠  
赴人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恐傷神

華州鄭縣有遊春亭公黜爲州功曹登亭發興岳蓮華岳頂有池生千葉蓮故名華山大路華州地名長春離宮名在同州朝邑縣去鄭縣亭子纔一

舍雲斷而岳頂之蓮俯臨大路天清而離宮之柳  
遠覆長春皆憑高所見又見眼前雀喧蜂亂並可  
以發興者發興既新無那抑鬱故欲遍題青竹以  
恐傷神而止耳一說雀欺燕蜂趁人喻群小欺賢  
附勢有憂讒畏譏意

題桃樹

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高秋總餽貧人  
實來歲還舒滿眼花簾戶每宜通乳燕兒童莫信打  
慈鴉寡妻羣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家

謝玄暉詩花藜亂數蝶風簾入雙燕公再至草堂  
感物傷時而題之桃樹言升堂小徑舊可直入桃  
樹五株成蔭從遮以下遂言舊時之景桃實足資  
貧餽來春花仍滿眼花而實實而又花生意無窮  
與夫戶通乳燕童狎群鴉皆太平景事因思天寶  
之盛天下一家非如今日處處有寡妻群盜其可  
嘆寧獨桃樹耶

野人送朱櫻

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愁仍  
破萬顆勻圓訝許同憶昨賜霑門下省退朝擎出大  
明宮金盤玉筋無消息此日嘗新任轉蓬

筠籠竹器寫傾出也訝疑訝也既恐其破又訝其  
同深致珍愛之意也唐制四月廟薦櫻桃頒賜朝  
臣門下省在宣政殿東公為左拾遺隸門下省大  
明宮即蓬萊宮金盤玉筋御用物也食貨志社閭

嘗新蓬草名花飛如柳絮比旅人之隨處飄蕩也  
憶昔霑賜擎出宮闕而今野人相贈於流離轉蓬  
之際且不知朝廷玉食有此時物否真所謂一飯  
不忘君也

進艇

南京久客耕南畝北望傷神臥北窓晝引老妻乘小  
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  
自雙茗飲蔗漿携所有瓷甕無謝玉為缸

明皇幸蜀後號成都為南京北望傷神謂長安迫於亂也鄒陽酒賦醪釀既成綠瓷既啓宋玉招魂濡鱉炮羔有箴漿些此詩於第三句見題而首尾皆為進艇之事久客臥病因欲遣懷故引老妻泛艇且看稚子浴江聊以自娛而已遂即所見蝶蓮情狀以自比此時箴漿瓷甕無須外慕始者傷神今則可以怡情矣

城西陂泛舟

青娥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春風自信牙樯動遲日徐看錦纜牽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不有小舟能蕩槳百壺那送酒如泉

城西陂即漢陂也青娥古有青桂嫦娥比歌姬之美悲遠天狀笛簫之聲哀吟於空闊之際也樯帆柱也古詩象牙作帆檣隋煬帝錦纜龍舟以扇自障而歌故謂之歌扇酒如泉即春秋酒如池酒如澗之意此言漢陂泛舟之樂青娥皓齒歌舞陳矣



橫笛遠簫管籥備矣乘此春風自任牙檣之動當  
此遲日徐看錦纜之牽此所謂中流自在行者也  
魚吹細浪影搖歌扇遊魚其出聽乎燕蹴飛花落  
於舞筵燕態其學舞乎此所謂景與情適者也斯  
地斯時而有斯樂若非小舟飛送如泉之酒亦何  
以暢其懷哉

陪李七司馬阜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往來之  
人免冬寒入水聊題短作簡李公

伐竹爲橋結構同寒裳不涉往來通天寒白鶴歸華  
表日落青龍見水中顧我老非題柱客知君材是濟  
川功合觀却咲千年事驅石何時到海東

題內即日成以結構之人協同也即庶民攻之不  
日成之之意詩褰裳涉洧遼東城門有華表柱丁  
令威化為白鶴集其上趙州有石橋默啜破趙至  
石橋馬跪不前見青龍臥橋上奮怒乃遜去成都  
有昇仙橋漢司馬相如題其柱曰大丈夫不乘馬

馬車不復過此橋後果得志書若濟巨川用汝作  
 舟楫合觀陪觀也一作合歡者非秦始皇作石橋  
 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速  
 神輒鞭之石皆流血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雀啄江頭黃柳花鷓鴣鷓滿晴沙自知白髮非春  
 事且盡芳樽戀物華近侍只今難浪迹此身那得更  
 無家丈人才力猶強健豈傍青門學種瓜

柳黃見早春鷓鴣似鳧長脚有毛冠鷓鴣毛五色  
 皆水鳥也近侍謂為拾遺邵平種瓜青門此詩首  
 二句言曲江春景次聯言我自知白髮之生非春  
 事可回且陪鄭八丈盡飲戀此曲江之物華所謂  
 老子於此時興復不淺既而自嘆身老固當浪跡  
 以適意但今居近侍之官有難於遂願者欲去官  
 以自適又為家累有資祿仕安得更無家累遂我  
 浪迹之願乎凡此乃我因衰老然耳若鄭八丈力

猶强健則不當為隱計也是時公蓋志有不行而云然

鄭駙馬潛曜宴洞中

主家陰洞細烟霧留客夏簟青琅玕春酒盃濃琥珀薄冰漿盃碧瑪瑙寒誤疑茆堂過江麓已入風磴靈雲端自是秦樓壓鄭谷時聞雜佩聲珊珊

鄭潛曜虔之姪也尚明皇臨晉公主茅堂指潛曜故居在江麓者醉時歌所謂石田茆屋是也江淹

賦夏簟清兮晝不寐陸機苦寒行渴飲堅冰漿古樂府幄中清酒瑪瑙鍾陸士衡詩飛陛躡雲端秦樓謂秦女弄玉吹簫於樓上鄭谷謂鄭子真耕於谷口也南子締帷中環佩玉聲璆然此詩言駙馬留宴洞中烟霧霏微無暑氣矣簟紋新滑有餘清矣酒濃見琥珀杯之薄漿碧疑瑪瑙盃之寒宅地幽宴具盛也我為風磴靈雲所迷誤疑所過者尚舊時江麓茆堂不知此是秦樓自壓鄭谷非向日

潛曜之宅矣不聞時有雜佩之珊珊乎此豈鄭谷  
所有也意若謂目雖迷誤耳則有辨設詞以狀其  
勝耳

吹笛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和  
切月傍關山幾處明胡騎中霄堪止走武陵一曲想  
南征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却盡生  
阮晟聞笛曰客中月夜聞此聲韻使人斷腸樂志

聲有陽律陰呂各六馬融笛賦變衰比律子野協  
呂十二畢具黃鍾為主又律呂既和哀聲互降樂  
府橫吹曲有關山月向秀月下聞笛遂作懷舊賦  
晉劉琨爲胡騎所圍中夜吹胡笳賊聞之有懷土  
之思遂棄圍而去樂府解漢馬援南征門人袁生  
善吹笛援作歌和之名曰武溪深折楊柳亦樂府  
橫吹曲名首句聞吹笛而其時可感次句因言笛  
聲之悲三四句承首句風月而言五六承次句斷

腸而言末則因笛聲而起故園之思亦因曲名而  
翻意結也

燕子來舟中作

湖南為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舊入故園嘗識  
主如今社日遠看人可憐處處巢居室何異飄飄託  
此身暫語船檣還起去穿花落水益沾巾

兩度新公在潭州將二年矣古詩思為雙飛燕銜  
泥巢君屋暫語燕語也穿花落水謂銜泥也此在

潭州居舟中再見燕子之來謂其入我故園曾認  
我為主人今舟中不可相依特因春社一來看我  
耳燕之寄居無定何異我之流落無常固可相憐  
然燕暫來又去寧不使我益傷感乎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得歸茅屋赴成都真為文翁再剖符但使閭閻還揖  
讓敢論松菊久荒蕪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郫筒不  
用酤五馬舊曾諳小徑幾回書札待潛夫

文翁爲蜀郡太守以比嚴武也漢文帝初與郡守  
爲虎竹使符註符以代古之圭璋取簡易也左太  
冲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註丙穴在漢中沔陽縣  
成都記郫縣出大竹土人截以盛酒故號郫筒漢  
制太守駟馬朝臣出爲太守增一馬漢王符隱居  
著書號潜夫論此述所以赴成都之意言已不果  
南下而還草堂者真爲嚴公再有鎮蜀之命也嚴  
既再鎮則蜀俗必復還淳我草堂雖久荒蕪何敢

論哉且言食魚而知其素美飲酒而憶其不用沽  
蓋嚴公舊嘗至草堂而諳其小徑而今又數遣書  
相促情益至矣又烏可已而不赴成都乎

其二

處處清江帶白蘋故園猶得見殘春雪山斥堠無兵  
馬錦里逢迎有主人休怪兒童延俗客不教鵝鴨惱  
比鄰習池未覺風流盡况復荊州賞更新

爾雅萍之大曰蘋王褒歸蜀謂人曰逢迎有賢主

人魏陸勗居櫟陽性淡潔嘗見兒童驅鵝鴨出顧  
罵之曰不會使惱比隣客服其清謹江帶白蘋成  
都春暮矣歸時猶及見之蓋計程預喜也指成都  
草堂爲故園亦并州故鄉之意雪山西山也時罷  
三城戍故曰無兵馬錦里即成都主人即嚴公休  
怪不教是與俗客隣人相安也未覺風流盡言嚴  
公不至草堂者纔二年其風流猶存也習池自比  
草堂荊州山簡也比嚴公賞更新言嚴每訪草堂  
酣飲今再來則賞與更新矣亦預喜也

其三

竹寒沙碧浣花溪  
楠刺藤梢咫尺迷  
過客徑須愁出入  
居人不自解東西  
書籤藥裹封蛛網  
野店山橋送馬蹄  
肯藉荒亭春草色  
先判一飲醉如泥

此想像草堂之荒蕪也言溪上冷靜棘蔓交加使  
過客直愁出入常居之人亦失其東西室內書籤  
藥裹必封蛛網其誰拂拭戶外野店山橋但送馬

蹄其誰臨顧荒穢至此固不敢望嚴之來但仗春  
草之青青嚴肯藉光其色我雖未遑翦除先拚一  
飲而共醉如泥也泥南海虫名無骨比人醉軟

其四

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恨不高千  
尺惡竹應須斬萬竿生理祇憑黃閣老衰顏欲付紫  
金丹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難

江檻即水檻落減殺也言於水檻之外設為隄防

以減殺風湍不使崩沙岸也新松公於草堂嘗手  
植四松魯連子庚方有松縱高千仞無故也斬萬  
竿斬其惡者存其美者閣老指嚴公兩省相呼為  
閣老至德間武為給事中公為左拾遺正聯兩省  
者道家有紫金火丹服之則化揚為筋變髓凝骨  
長生不死王剪三年奔走邊鄙老大但存皮骨公  
謂往來梓州間也一別三年奔走艱難空餘皮骨  
則其感恩之意見於言表



其五

錦官城西生事微烏皮凡在還思歸昔去為憂亂兵  
入今來已恐鄰人非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甘  
息機共說總戎雲鳥陣不妨遊子芰荷衣

烏皮凡以烏皮裹几也謝眺有烏皮隱几亂兵入  
謂徐知道之反吐蕃之寇側身天地言世亂置身  
無所張融側身俯仰天地間懷古吊今轉增淒惻  
莊子有機事者必有機心馬援回首往事其自息

機此即其懷古意也總戎謂嚴武唐以節度使為  
總戎李觀分寧節度軍記杖鉞總戎大公六韜  
以車騎分陣鳥散雲飛變化無窮遊子公自謂也  
楚詞製芰荷以為衣公初不為生事計故不薄草  
堂鍾情皮几於是今昔異感存亡繫念然而身困  
情高時難省營可謂安排而去化矣末言賴嚴公  
之兵威鎮蜀所以得遂其還思歸之意也  
奉待嚴大夫

殊方又喜故人來重鎮還須濟世才常恠偏裨終日  
待不知旌節隔年回欲辭巴徼啼鶯合遠下荆門去  
鷓催身老時危思會面一生懷抱向誰開

偏裨諸將校也按唐紀上元二年建丑月以嚴武  
爲成都尹今詩云隔年回當是次年正月也巴徼  
閬州也啼鶯合當春時也此將去成都赴荊州聞  
嚴公再鎮蜀故且相待而去也言於殊方又喜故  
人來鎮蜀蜀爲重鎮必須嚴公濟世之才先是諸

舊將校皆終日望嚴公之復來成都我初竊恠之  
今卜其期當正月卽回則其來不出於望外哉二  
句抑揚其詞以稱快也今我欲辭閬州正值鶯啼  
相合而遠下荊州之舟又復催逐乃今未果去者  
以身老時危思與故人會面耳若舍此不奉待寧  
復有知己可開懷抱耶身老時危與首二句相應  
惟身老故思見故人惟時危故思見濟世之才

贈獻納起居田舍人澄

獻納司存雨露邊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收封  
事宮女開函近御筵曉漏追趨青瑣闥晴牕點檢白  
雲篇楊雄更有河東賦唯待吹噓送上天

按唐顯慶中中書省復置起居舍人與門下省起  
居郎分掌左右龍朔中改為左右史每皇帝御殿  
對立於殿下有命則臨陛俯聽退而書之以為起  
居注又按唐中書令掌侍從獻替制敕冊命敷奏  
文表監起居注則起居舍人隸中書正司獻納者

也清切謂中書省地在樞近也劉公幹詩拘限清  
切禁詩退食自公漢儀密奏皂囊封版故曰封事  
唐儀便殿奏事有宮女開函青瑣以青画戶邊鏤  
中為瑣文天子制也范彥龍詩攝官青瑣闥白雲  
篇莊子襟白雲遊於帝鄉豈以舍人清切之地為  
白帝鄉遂以其所注為白雲篇與一說白雲篇者  
山林之士草茅之言疑即章奏之屬漢成帝時有  
薦楊雄文似相如者上召雄待詔承明之廬從祭

后土還上河東賦以勸公是時欲進封西嶽賦故以楊雄自况以吹噓望田舍人也送上天應雨露邊

奉寄高常侍

汶上相逢年頗多飛騰無那故人何總戎楚蜀應全未方駕曹劉不啻過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憶廉頗天涯春色催遲暮別淚遙添錦水波

高適時為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汶齊南水名那

如也言飛騰無與比也總戎楚蜀高先為淮南節使後為西川節度也方駕並駕也曹劉謂曹植劉楨也帝王家語云何翅惠哉蓋高有實用非文士可比兩握重兵全未盡其所能論其逸才何但過曹劉已哉汲黯漢直臣能寢淮南王之謀廉頗趙良將能遠却匈奴比高之入為侍郎出為節度也曰頃者待其今日之用曰憶者思其前日之功正所謂飛騰也遲暮公自復其衰老恐後會無期故

不覺別淚如水耳

奉寄章十侍御

淮海維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指揮能事回天  
地訓練強兵動鬼神湘西不得歸關羽河內尤宜借  
寇恂朝覲從容問幽側勿云江漢有垂綸

即章彞也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將復赴朝  
廷淮海維揚俱揚州古郡名彞揚州人也金章紫  
綬刺史之職照青春謂少年顯貴也回天地動鬼

神者時章與平段子璋之亂故極稱其用兵之精  
也先主拜關羽督荆襄以比章為留後河內借寇  
恂一年以比章為刺史言當再留章不當聽其行  
也文選明揚幽側惟才是與江漢謂荆南江漢有  
垂綸公自謂也勿云者反詞以激之也

將赴荆南寄別李劍州

使君高義駭今古寥落三年坐劍州但有文翁能化  
俗焉知李廣未封侯路經灩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

釣舟戎馬相逢更何日春風回首仲宣樓

唐制刺史行部糾察郡縣與繡衣使君同稱文翁  
守蜀以詩書教人風俗不變李廣守北平威振匈奴  
數竒不得封侯上用郡守事以美之下用同姓  
事以惜之灑灑在巫峽口滄浪在漢水東仲宣樓  
在荊州

奉寄別馬巴州

勳業終歸馬伏波功曹非復漢蕭何扁舟繫纜沙邊

久南國浮雲水上多獨把漁竿終遠去難隨鳥翼一  
相過知君未愛春湖色與在驪駒白玉珂  
公自注時甫除京兆功曹在東川漢馬援有大志  
以功名自許封伏波將軍蓋指馬巴州也吳志虞  
翻為孫策功曹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  
以功曹為吾蕭何守會稽耳時公流落劍南召補  
京兆功曹不赴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公往東  
川依焉南國荆南也時公有去蜀遊荆楚之志此

必因不赴功曹將東遊而寄別巴州也湖洞庭湖  
可隱居地也驪駒逸詩篇名見大戴禮客欲去歌  
之其詞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  
駕鵬入海化爲玳可爲馬勒謂之珂

贈常七贊善

鄉里衣冠不乏賢杜陵常曲未央前爾家最近魁三  
象時論同歸尺五天北走關山開雨雪南遊花柳塞  
雲烟洞庭春色悲公子蝦菜忘歸范蠡船

公與常贊善同爲長安人杜陵公所居常曲常所  
居袁粲幼孤叔父淑雅重之謂子弟曰我門不乏  
賢未央漢宮名古雍曲引云杜陵茂樹常曲紫花  
照未央之宮前爾家指常言三象斗魁下兩兩相  
比爲三台星象三公常蓋宰相見素之後長安語  
曰城南常杜去天尺五北走言常自南而北也開  
通道也南遊公自謂也洞庭春色送別時景也悲  
公子春色非可悲悲其別也漢郭林宗云蝦菜菰

米足以度歲使人忘歸范蠡功成而退泛五湖間  
公蓋悲帝之去而重嘆已之忘歸也

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應慮老夫見泥雨怯出  
必愆佳期走筆戲簡

江閣邀賓許馬迎午時起坐自天明浮雲不負青春  
色細雨何孤白帝城身過花間沾濕好醉於馬上往  
來輕虛疑皓首衝泥怯實少銀鞍傍險行

崔評事公之表弟江閣公所居白帝城崔所居時

公居灑西崔居城內也自天明起坐至亭午不見  
遣馬來迎戲其愆期因言雲薄無害於春色雨細  
何孤於入城苟得沉醉而歸則花間馬上尤見宜  
人未破主疑以促其馬之至皆戲之之詞也

贈田九判官梁丘

崆峒使節上青霄河隴降王欵聖朝宛馬總肥春首  
宿將軍只數漢嫖姚陳留阮瑀誰爭長京兆田郎早  
見招麾下賴君才並入獨能無意向漁樵



按史天寶十二載秋哥舒翰以隴右節度使擊吐蕃拔洪濟大漠門等城悉收河西九曲部落是時翰遣田梁丘奏捷崆峒隴外山名漢書李廣利伐大宛取其善馬并首宿種而歸總肥者謂天寶置十節度使各鎮兵四十九萬馬八萬餘匹漢霍去病爲嫖姚校尉嫖姚勁疾貌只數者是時天下富庶無如隴右以翰比去病也陳留京兆皆地名魏阮瑀陳留人爲曹操記室漢田鳳爲郎入奏事靈帝目送之曰堂堂乎京兆田郎也二句問答之詞也謂軍謀中才名有如陳留阮瑀者誰能與爭長乎吾乃今見梁丘早爲翰招于軍門實能與之爭長也蓋因姓同即以京兆田郎爲梁丘矣漁樵公自謂也前四句言梁丘爲哥舒翰持節入朝領降蕃而納欵因美翰之功冠絕當時後四句言梁丘早以才名爲翰所招而一時人才遂爲梁丘引進故亦深望其引已也

寄常徵君

白水青山空復春徵君晚節旁風塵楚妃堂上色殊  
衆海鶴堦前鳴向人萬事糾紛猶絕粒一官羈絆實  
藏身開州入夏知涼冷不似雲安毒熱新

常徵君常訪公於雲安今在開州公寄以詩禮聘  
不起曰徵君顏延年陶徵君晚節彌高肯作風塵  
態賈誼賦糾錯相紛絕粒辟穀也藏身吏隱也此  
詩深寓譏意空復春山水無人也晚節可已而不

已妃有殊色不在閨中而在堂上鶴不在野而在  
堦前蓋深惜之也然惜其應聘而依人終望其居  
塵出塵莫隨流俗也又言開州地偏清冷可以自  
遣不似雲安之不可居亦寬譬之意涼冷毒熱亦  
寓意之詞

寄杜位

近聞寬法離新州想見歸懷尚百憂逐客雖皆萬里  
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干戈况復塵隨眼鬢髮還應雪

滿頭玉壘題書心緒亂何時更得曲江遊

新州今廣東肇慶府新興縣塵隨眼時段子璋反  
東川迫近江陵玉壘山名在成都府青城縣時公  
在焉曲江在長安城北為勝遊之地與杜位宅近  
言雖量移可慰未遂還鄉而想其多憂也因憫其  
流竄之久且兵戈未息衰老相尋我於玉壘題詩  
而心緒更亂何時復同遊曲江以解彼此之憂乎

所思

苦憶荊州醉司馬謫官尊酒定常開九江日落醒何  
處一柱觀頭眠幾回可憐懷抱向人盡欲問平安無  
使來故憑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塘灩澦堆

公自註崔吏部猗蓋崔自吏部左遷荊州司馬九  
江即洞庭湖沅漸元辰叙酉澧資湘九水皆合焉  
張華博物志江陵有臺甚大而惟有一柱衆梁皆  
拱此柱土人呼為木履觀或曰一柱觀劉孝綽詩  
經過一柱觀出入三休臺此言崔在荊州醉酒踈

放善處遷謫於洞庭湖上日落之時爾在何處醉  
 酒方醒如一柱觀之勝地必幾度醉眠其上此見  
 崔荊州醉醒自得無拘碍可憐我之懷抱雖欲  
 向人傾盡畢竟無知己者可展而崔又有兩地之  
 隔欲問無使惟寄雙淚於錦水以達荊州耳欲問  
 無使所以思也寄淚錦水思之切而無所聊賴也

有客

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豈有文章驚海

內謾勞車馬駐江干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麤糲腐  
 儒食不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

老病公時病肺也謝靈運詩恣此永幽棲謝叔源  
 詩逍遙越城肆願言屢經過江錦江也江介曰干  
 梁范雲詩江干遠樹浮藥欄花藥之欄不專指芍

藥

客至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花徑不曾緣客

掃蓬門今始為君開盤殮市遠無兼味尊酒家貧只  
舊醅肯與隣翁相對飲隔離呼取盡餘杯

公自註喜崔明府見過列子海上之人好鷗者巨  
之海上從鷗鳥遊鷗鳥至者百數而不止王武仲  
隱居羊欣相訪武仲曰吾子宜去吾不可啓關恐  
踏碎滿徑落花欣嗟賞之而去花徑不緣客掃  
見不輕對客蓬門為君始開親之之辭也殮熟食  
醅酒未漉者二句見真率意結句飲不忘酒伴必

罄餘杯自是豪興

嚴中丞枉駕見過

元戎小隊出郊坰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  
節地分南北任浮萍扁舟不獨如張翰皂帽應兼侶  
管寧寂寞江天雲霧裏何人道有少微星

詩小雅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爾雅邑外謂之郊郊  
外謂之坰小隊郊行尋花問柳見嚴公雅趣公自  
註嚴自東川除西川勅令兩川都節制南謂蜀中

北謂長安公自長安流寓於蜀故曰任浮萍張翰  
仕晉因秋風起思吳中尊鱸管寧徵命不就居海  
上常着皂帽布裙少微處士星也明黃則處士舉  
公以二賢自比以處士星自任言已去官居蜀寂  
寞江濱何人齒及乃煩小隊尋問耶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携酒饌得寒字

竹裏行廚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  
急自識將軍禮數寬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

閣寒看弄漁舟移白日老農何有罄交歡

古樂府對酒行金尊清復滿玉椀亟來親白馬行  
白馬黃金鞍蹀躞柳城前首四句言嚴公枉駕兼  
携酒饌之意末四句言草堂仲夏之景物且自道  
老農果有何長而於我盡歡若是哉客至詩豈有  
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駐江干意同

王十七侍御掄許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  
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

老夫臥穩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開江鶴巧當幽徑  
浴鄰雞還過短墻來繡衣屢許携家醞皂盖能忘折  
野梅戲假霜威促山簡須成一醉習池回

漢侍御有繡衣直指使又二千石皂盖朱兩轡繡  
衣霜威言王侍御皂盖指高使君也晉山簡鎮襄  
陽時習郁有佳園池山簡每出遊多之池上置酒  
輒醉而歸亦以比高使君也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拾遺曾奏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  
馬幽棲真釣錦江魚謝安不倦登臨費阮籍焉知禮  
法踈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蕪徑欲教鋤

拾遺公舊官也水竹居即草堂也奉引導駕也唐  
於沙苑置坊養馬晉謝安於東山營野樓館甚盛  
子姪往來遊集肴膳亦屢費百金阮籍性踈懶禮  
法之士嫉之如讎屈原卜居寧鋤草茅以力耕乎  
按武寄詩漫向江頭把釣竿懶眠沙草愛風湍莫

倚善題鸚鵡賦何須不戴鷓鴣冠腹中書籍幽時  
曬肘後醫方靜處看興發會能馳駿馬終須直到  
使君灘續世說嚴武為成都尹與子美世舊待遇  
甚隆子美於浣花里種竹植木結廬枕江縱酒吟  
詠與田畯野老相狎蕩武過之有時不冠故武詩  
譏子美自倚能文而不冠又繼言幽時靜處欲其  
謙晦也和詩阮籍焉知禮法踈以解嘲也

酬郭十五判官受

才微歲晚尚虛名臥病江湖春復生藥裹關心詩總  
廢花枝照眼句還成只同燕石能星隕自得隋珠覺  
夜明喬口橘洲風浪促繫帆何惜片時程

荀子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為大  
寶周客聞而觀焉俛而拊口笑曰此燕石也與瓦  
甃等左傳僖公十八年春隕石于宋五星隕化為  
石也又星隕如雨淮南子隋侯之珠搜神記隋珠  
徑寸夜有光明喬口橘洲皆在長沙郡之潭州公



在潭州會郭受有詩與之及公入衡郭受寄詩曰  
新詩海內流傳遍舊德朝中屬望勞郡邑地卑饒  
霧雨江湖天闊足風濤松醪酒熟旁看醉蓮葉舟  
輕自學操春興不知凡幾首衡陽絺價頓能高公  
此詩酬郭言我才微年老豈有實德但虛名耳經  
年臥病詩思都廢雖偶有作不過見春花漫成答  
新詩舊德之句且所漫作雖因春興只同燕石其  
光隨滅安能海內流傳使衡絺價之高耶其曰得

珠夜明則比受詩而贊其美也未言喬口橘洲特  
一水之便以望其來相會答足風濤句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楊州此時對雪遙相  
憶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  
鄉愁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易白頭

東閣即東亭也世傳蘇子瞻老杜事實虞伯生杜  
律註並云何遜為揚州法曹咏解舍梅花蔡夢弼

註云爲楊州記室攷本傳無仕楊州攷本集有詠  
早梅詩云枝橫却月觀花繞凌風臺亦無解舍之  
說蕭註云意却月凌風皆當時楊州臺觀名故云  
何遜在楊州爾此稍近之對雪逢春皆以梅言折  
來用陸凱折梅寄范曄事其詩云折梅逢驛使寄  
與隴頭人垂垂梅帶雪貌吳防雪梅賦云帶冷雪  
之垂垂言裴以東閣官梅而動詩興與何遜在楊  
州同一風致當此之時對梅相憶寄詩於我乃是

送客之日把袂相看已易懷人况當春光惱亂撫  
景興思相憶之情故不自由然幸不折來只聞詠  
歌且傷歲暮若爲看去景與身遇其思鄉之愁又  
烏能自禁耶故此江邊一樹垂垂而發朝夕催人  
亦易白頭矣此必裴詩有惜不與同看之意可自  
由可字猶可奈何之云

季夏送鄉第韶陪黃門從叔朝謁

令弟尚爲滄水使名家莫出杜陵人比來相國兼安

蜀歸赴朝廷已入秦捨舟策馬論兵地拖玉腰金報  
主身莫度清秋吟蟋蟀早聞黃閣畫麒麟

禹治水夢赤繡衣自稱玄夷蒼水使者授以金簡  
玉字之書遂得治水之要杜陵有南北杜取爲名  
家公自註韶兼開江使通成都下峽舟船二句言  
韶爲開江使雖位尚未達而其人則出名家也杜  
鴻漸以黃門侍郎領相國入蜀平崔旰之亂至是  
入朝已入秦時建都在秦地也此聯皆指鴻漸捨

舟策馬者言韶本開江使乃登陸從鴻漸朝謁也  
拖玉腰金指鴻漸言言韶勤勞從事於論兵之地  
而左右鴻漸報主之身也潘岳仕路不達作秋興  
賦曰蟋蟀鳴于軒屏漢画功臣像于麒麟閣末二  
句又勉韶之行不可謂仕宦不達虛度清秋而冀  
其策勲之早皆因韶陪行而預期之也

章梓州橘亭餞成都竇少尹得涼字

秋日野亭千橘香玉杯錦席高雲涼主人送客何所

作行酒賦詩殊未央衰老應為難離別賢聲此去有  
輝光預傳籍籍新京兆青史無勞數趙張

主人即章梓州夔也籍籍名之盛也竇為少尹因  
以京兆期之趙張謂趙廣漢張敞嘗為京兆尹有  
聲於漢者

奉送蜀州栢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  
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

中丞問俗畫熊頻愛弟傳書彩鷁新遷轉五州防禦  
使起居八座太夫人楚宮膺送荆門水白帝雲偷碧  
海春與報惠連詩不惜知吾斑鬢總如銀

栢二未詳其名中丞栢二兄栢貞節也衛尚書名  
伯玉漢刺史車軾畫熊問俗頻謂勤職無暇故遣  
弟奉書五州夔峽忠歸萬也時貞節加五州防禦  
使唐以六尚書并左右僕射為八座言別駕此行  
以五州防禦使之命起居於尚書母也楚宮在夔  
州臘送荆水者凍釋順流也碧海日出之地雲偷

其春者得春早也言江水方駛天氣已和行舟便  
利也惠連謝靈運第指杜位也囑別駕傳示杜位  
莫惜詩寄我我前此鬢半黑白今全白如銀矣知  
我老景之日加諒不惜寄詩相慰也蓋因白帝之  
春動謝池之興

送路六侍御入朝

童稚情親四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更爲後會知何  
地忽漫相逢是別筵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  
於綿劍南春色還無賴觸忤愁人到酒邊

情親難會易別故花柳春色可悅者皆可憎以其  
觸忤愁人到酒邊也鶴林玉露云錦與綿皆有用  
之物而花絮勝之此劍南春色所以無賴也故因  
路侍御入朝言之

又送辛員外

雙峰寂寂對春臺萬竹青青照客盃細草留連侵座  
軟殘花悵望近人開同舟昨日何由得並馬今朝未

擬回直到綿州始分手江頭樹裏共誰來

在惠義寺園作先有絕句故云又送首四句別筵之景人留連故見草亦留連人悵望故見花亦悵望三聯言舊遊難再故欲遠送末言無奈終別何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

青簾白舫益州來巫峽秋濤天地迴石出倒聽楓葉下櫓搖背指菊花開貪趨相府今晨發恐失佳期後命催南極一星朝北斗五雲多處是三台

李居益州青城杜鴻漸平崔旰嘗資其謀杜入朝欲表用之故赴其幕劉潛歸荊州白舫百棹皆錦帆青簾人呼爲天上樓船巫峽岸高楓生其上舟行其下而楓葉從上落下故曰倒聽順水搖櫓忽見菊花而舟已過故曰背指此寫道上所經景南極一星指李秘書北斗長安城名三台星近北極上台司命太尉中台司中司徒下台司祿司空三公之象指杜鴻漸言前四句言自益州來巫峽喜

其屆途無危險之虞後四句言自巫峽赴相公幕  
喜其遇主有同升之望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參軍傷其臨老陷賊  
之故闕為面別情見于詩

鄭公樗散髮如絲酒後常稱老畫師萬里傷心嚴譴  
日百年垂死中興時倉皇已就長途徃邂逅無端出  
餞遲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

樗散不合世用也出莊子虔有道之士常自稱

一老畫師自譽而實自嘲也何其樗散中興謂肅宗  
收復兩京也遠謫已可傷且垂死于復平之世尤  
為不堪嚴譴故倉皇就道公又出餞之遲不及相  
送即題闕面別結言若生得再見幸也死亦相從  
盡此交期題謂情見于詩情何切哉

公安送帝二少府庄贊

逍遙公後世多賢送爾維舟惜別筵念我能書數字  
至將詩不必萬人傳時危兵甲黃塵裏日短江湖白

髮前古往今來皆涕淚斷腸分手各風烟

北史帝夔養高不仕周明帝號之曰逍遙公又唐  
帝嗣立中宗亦封逍遙公世稱爲小逍遙以別夔  
首二句稱帝之世賢而惜其別三四則於別後望  
其以書慰已且戒其自謹不必以詩傳人蓋詩及  
時事必有美刺詞雖佳適足取忌招禍愛之深也  
後四句又述其所以惜別者乃因時危身老之故  
而重爲感傷焉

送韓十四江東省覲

兵戈不見老萊衣嘆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弟  
妹君今何處訪庭闈黃牛峽靜灘聲轉白馬江寒樹  
影稀此別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

高士傳老萊子孝二親常着五色斑斕之衣戲於  
親側荆州記西陵峽中有黃牛山江陵縣有白馬  
崖皆出蜀所經韓乃公鄉人其父母避亂江東公  
送其往省言韓之父母以兵亂不見其子則韓有



親且不得奉人間萬事皆不足道矣夫父母兄弟人倫之樂也我已無家尋弟妹矣君從何處以訪其父母耶於是計其訪之之處乃從黃牛峽白馬江以達江東也然峽靜惟聞灘聲之轉江寒但見樹影之稀道路多梗如此故此別應須各努力以求免禍若故鄉猶恐未能同歸以盡家庭之樂蓋傷亂之未已也時蜀又有段子璋之反故云然

長沙送李十一銜

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遠愧尚方曾賜履竟非吾土倦登樓久存膠漆應難並一辱泥途遂晚收李杜齊名真忝竊朔雲寒菊倍離憂

西康州即同谷縣乾元二年關輔饑公棄官客于此洞庭湖與潭州青草湖相連乾元二年至大曆五年爲十二秋也遠愧猶深愧言有施無報也公會爲員外郎例皆賜履王粲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今曾何足以少留陳重雷義爲友時人語曰

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左傳趙孟謂絳縣老人  
曰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漢書李膺杜密名行相  
次公自謂與李十一也朔雲寒菊送時之景

宇文晁尚書之甥崔或司業之孫尚書之子重

泛鄭監前湖

郊扉俗遠長幽寂野水春來更接連錦席淹留還出  
浦葛巾欹側未迴船尊當霞綺輕初散棹拂荷珠碎  
却圓不但習池歸酩酊君看鄭谷去黃緣

鄭秘監名審有亭在峽州公春晚至江陵過之陪  
李尚書之芳泛舟其間今又與其甥宇文晁及崔  
或重泛餞別羊祜酒中迴船葛巾欹側謝玄暉詩  
餘霞散成綺鮑明遠芙蓉賦葉折水而為珠山簡  
每遊習家池輒酩酊而歸鄭子真谷口借指監前  
湖言黃緣連絡貌去黃緣言醉歸者之多也

示獠奴阿旻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郡人入夜爭餘

瀝稚子尋源獨不聞病渴三更回白首傳聲一注濕  
青雲曾驚陶侃胡奴異恠爾常穿虎豹羣

夔地無井以竹引山泉蟠接山腹間有至數百丈  
者巫峽山高並出青雲陶侃家童千餘人嘗得胡  
奴不喜言侃一日出郊奴執鞭以隨胡僧見而驚  
禮云此海山使者也侃異之至夜失奴所在

杜詩鈔述註卷十四 終

